

英語 Sexuality 的漢譯和華人性觀念的革命*

阮芳賦**

英語中的「Sexuality」，以及和它密切相關的「Sex」和「Gender」，是現代性學、性別研究、女性研究，性教育、性別教育、性社會學等等很多領域中，極為重要而廣泛使用的核心術語。如何將它們用符合其語源和國際通用定義（包括其內涵與外延），準確地譯為現代規範漢語，是極其嚴肅的學術要求。這不但是進行嚴格認真的這方面學術研究與教學的基本條件，也是進行國際上學科內和學科間的學術交流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避免一些無謂的學科內和學科間的紛爭和對立的迫切需要。

一、在兩岸三地對Sexuality一詞的漢語譯名卻極不統一，形形色色，難以勝舉，簡直混亂到無法理解的程度

隨手拈來，在正式的出版物中，就有以下種種譯法：

「性之性質」（梁實秋編《遠東英漢大辭典》，1997），「性慾性」（心理人類學創始人許琅光），「性慾取向」，「性相」，「廣義的性」，「有關性與性行為的特質」，「全人的性」，「人的性」，「性意識」、「性經驗」、「性存在」、「性之性質」、「性性」、「性之具有」、「性之性質」、「性興趣」、「性本能」、「性感」、「性事」、「性這種東西」、「與性有關的一切」、「性」等等。譯法真是數以十計了¹。其中有的譯法，在中文概

* 初稿曾發表於「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學術研討會（2009年12月5-6日，台灣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

** 臺灣高雄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名譽會長兼監事長；「美國臨床性學家院」奠基院士(FAACS)

¹ 這裏並不試圖羅列所有不同譯法，也不試圖去找出誰首先這樣譯。只需讓人們感受到一個專門術語竟有如此多的不同譯法這種奇特而混亂的狀況，這才是所要指出的問

念中竟是對立的(相反的)詞語,例如「性意識」與「性存在」。

這種「不統一」的「亂譯」至今並未停止,例如,以翻譯上力求正確完美為目標的「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在將《性與身體的解構》改譯改版為新的《性的扮演:陰/陽特質的實踐》(Jennifer Harding著,林秀麗、黃麗珍譯,2008年)一書,以及《性別與性慾特質:關鍵理論與思想巨擘》(*Gender and Sexuality: Critical Theories, Critical Thinkers*, 2005, Cris Beasley著,黃麗珍譯,2008年)一書中,都把Sexuality譯為「性慾特質」,這是十分不當的。在「現代漢語」中,把「性慾特質」譯成英文就是「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sexual desires, or libido」,這和sexuality這個詞「包括與性有關的一切」的廣泛意義相去太遠!

其實,可以找到這一錯譯的歷史根源。因為,前已述及長期在美國的許琅光先生把sexuality譯為「性慾性」,把它轉換一下就成為「性慾特質」了。然而,這種轉法是不符合「現代漢語」的規範的:在許琅光年代的漢語通用雙音詞「性慾」來譯「sex」,而「現代漢語」通用單音詞「性」來譯「sex」,也就是說,在現代漢語要把譯sexuality為「性慾性」,改為「性性」。

這正是我在1980年代的說法。1985年初,我在北京醫科大學的一次講課中,曾經說sexuality可以譯為「性性」。這一說法後來竟然收入了詞典,還大加稱述。例如,劉達臨教授主編的《中華性學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列有「性性」這樣一個條目:

性性 英語Sexuality的新譯。Sexuality與Sex一樣,是使用得非常普遍的性科學概念。Sex漢語譯為「性」,可是Sexuality尚無統一的譯法。梁實秋編《遠東英漢大辭典》中把它譯為「性之具有」、「性之性質」、「性興趣」、「性本能」、「性感」等。美籍華人、心理人類學創始人許琅光教授把它譯為「性慾性」。阮芳賦

於1985年曾說過：「我想把Sexuality譯為性性」。理解性性的涵義可與「食性」一詞相類比。性性在構詞上，前偏後正。前面的詞素「性」是指性科學中的性（Sex），後面的詞素「性」是指特性、秉性。性性在比較、闡述不同生物種類的性活動差異或同種生物中不同群體的性活動差異時務須用到，因而是性科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人類的性性是極為廣泛、複雜的範疇，凡是有關人群中性徵、性慾、性行為、性角色、性心理、性功能、性道德、性愛等等的分析比較，都屬於人之性性。即使是比人原始的動植物的性性，也是夠複雜的，從生物界千姿百態的性行為中可以窺見大自然的美妙無窮。人類的性性與動物比較有極大差異，例如發情期消失，性行為與生殖有意無意的若即若離，性本能的審美化、心理化、社會化、倫理化、以致縱慾、禁慾與性障礙、性變態等，成為並不少見而務必關注的社會問題。

這一詞條目，不知是誰執筆的，闡釋得很好。我確實曾在講課中提出過將Sexuality譯為「性性」的想法。似乎這個譯法，既「信」且「達」，但畢竟不「雅」：重複連用兩個同形同音異義字，實在有點彘扭，也不便於進一步造詞，不便應用。所以，我本人從未在文章或書中使用過這一並不適當的譯法。然而，直到現在，一些文章和書中，我還見到在使用這一「阮芳賦譯」。

二、在兩岸三地Sexuality漢語基本譯語的統一

1995年我發表在《臺灣性學學刊》創刊號上的題目為「性育芻議」的文章中，正面提出還是譯Sexuality為「性」較為合適。

到2004年，我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sexuality除了譯為「性」字，其他的譯法都是不可行的。這不是任何個人的英文和／或中文的水準高下的問題，而是語言學和邏輯學的內在因素所必然決定的。因為：

1. 當代英文中Sex詞義的縮小和向Sexuality的轉化與進一步擴大，是通過「構詞法」來實現的。漢語中根本沒有這種構詞手段。

（這就是「性性」不合適的根本原因）。

2. 不管你往「性」字的前面或後面加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其他字，都會把sexuality的詞義縮小，而不能包括sexuality的所有層面的所有詞義。（這就是「性慾特質」等等譯法不合適的根本原因）。

原來克服sexuality的漢譯混亂的最大困難，我以為會在著名中國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身上。因為他創用sexuality的「性存在」譯法。在他眾多的演講、講課、論文、講義、地域性或國際性學術會議中，也在他的眾多學生和追隨者的著述中，鋪天蓋地，堅持數十年，熱衷於使用sexuality的「性存在」譯法！

然而，潘綏銘教授不愧為帶領中國性社會學前進的大師，他在2005年「中國『性』研究的起點與使命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5-16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上，自動的堅決的徹底的放棄了他如此熱烈推行數十年的「性存在」譯法，並達到了和我相同的結論：sexuality只有譯成「性」字，才能準確的保留原文的所有含義！

那麼sex又該如何譯？其實這是一個已經解決了的問題：

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在西方性革命之後，在英語學術界，日益用「Sexuality」一詞，取代往昔廣義的「Sex」一詞，在日常用語中常常把Sex局限到指具體的性行為，幾乎就是說：「性行為」、「性活動」，以至更直截了當指的是「性交」。因而，現在譯Sex一詞，要根據上下文確定其真正的含義，分別譯為「性交」、「性行為」、「性活動」、「性戲」等，而不總是可以籠統地譯成一個「性」字。就是說Sex一詞的日常用法是詞義縮小變窄。同時，但近幾十年來，人們對「性」的認識卻是大大擴大變寬了。人們認識到，「性」不只是一個生物學上的事體，而有心理學

上、社會學上、文化學上的上多個層次，並且這不同的層次間有複雜的內部關係。人類對性的認識的這些新擴展，導致了Sexuality一詞的廣泛應用，並且越來越廣泛地使用Sexuality一詞來指與性有關的一切層面。

為順應這種變化，Sex Education，也多改稱為Sexuality Education；世界上成立最早也影響最大的國際性跨學科的「性」研究學會SSSS（性的科學研究學會），1957年在美國成立時原名是Society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Sex，沿用了三四十年，現在也改名為Society for Scientific Study of Sexuality。可見，這一從Sex到Sexuality的語彙上的變化，影響有多深遠！

由此也可見，那些以為現代性學是研究Sex的，只表明他們對現代性學領域的無知或歪曲。現代性學是研究Sexuality的！也許Sexology也要改為Sexuality以適應近幾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吧！

不過，早在1880年代，「Sexuality」這個術語已經出現，意指各種「性關係」，也就是說它出現的比Sexology還早一些，在那個年代是和Sexology屬於「同義詞」之列²，但是後來在詞語的社會競爭進程中，Sexology落敗於更簡明的Sexology，而漸漸被廢棄。所以，如果現在再啟用Sexuality來置換Sexology，就難以反映出近幾十年來Sex的詞義向Sexuality的轉移。這也許就是在當代，常常直接用Human Sexuality或Sexuality來作為學科、書刊或機構的名稱，以取代Sexology一詞的原因。

三、Sexuality最初原來是如何被定義的

Sexuality和Sex一樣，既不是古英語中早就存在的，也不是近幾十年才新創造出來的。根據權威的英語語源學辭典，C.T. Onions編《牛津英語語源辭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1966）

² <http://www.sex-lexis.com/Sex-Dictionary/sexuality>

所載，英語中出現Sex這個詞是在十四世紀，但直到十六世紀以前，用得很少。出現在英語中的Sex一詞，來源於拉丁文的Sexus，表明男人或女人的集合。Sex表示一個個體是男是女，這種意思在十六世紀才出現。另一部語源詞典，《巴恩哈特語源學辭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 1988）對於英文Sex一詞的起源給予了更精確的描述。作為名詞的Sex一詞，出現在西元1380年左右。那個時候，Sex一詞表明作為集合的男人或女人〔例如用於「男性」「女性」「兩性」之中〕，最早是喬叟的譯語，用來翻譯Boethius的拉丁著作*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英語Sex一詞從拉丁文Sexus一詞借用而來。拉丁文中的Sexus則與Secare相當，即「分開」、「切開」之意。巴恩哈特也列舉了拉丁文的Sexus一詞作為Sex的詞源，表明性別的意思，即或是男人或是女人的性別狀態。英語中Sex表示兩性的區分的意思，最早見於1526年，而作為男女性器官的區分的這種意義，則最早見於1631年在Donne的*Songs and Sonnets*中。用Sex這個詞來表達性行為，大約在1918年才出現。其他語源學專家對於英語Sex字的起源，有相似的觀點。例如，W S Haubrich在其醫學語源學辭書*Medical Meaning: A Glossary of Word Origins* (1984)中寫道：「Sex字的起源至今還不那麼確定。有一種解釋是從拉丁文的Sexus簡縮而成〔不要把英語的Sex和拉丁文的Sex搞混了。拉丁文的Sex乃是『6』的意思，即英文的Six〕。而拉丁文的Sexus則與動詞Secare『分開』相關。所以，這個字表明把生物分成雄的和雌的。另一種假設認為Sex來自拉丁文的Secus，意思是『另一種』。在拉丁文中Secus Muliebre是『女人』，Secus Viriles是『男人』，其中Muliebre是『女人的』、Viriles是『男人的』之意。」

根據*Random House Dictionary* (Random House, Inc. 2009) 的語源

解析，Sexuality一詞出現在1790-1800年間，由 sexual + -ity 而成³。其意義包括：1. 性的特徵，具有性的結構和功能的特徵；2. 認知或強調性事；3. 處於性行為活動；4. 身體準備進行性行為活動。

Sexual一詞則出現在1651年，意指作為雄性或雌性的事實，到1799年增加性的交媾（於「性交」一詞組中）含義，到1879年出現Sexuality一詞，意指具有性體驗的能力⁴。

美國現存的大學Human Sexuality的教材，約有60種，曾經被評為最好的三種之一的*Becoming a sexual person*（Robert T. Francoeur著，紐約MacMillan出版公司，1991年第二版）中，對Sex和Sexuality的界說裡作了明白的區分：

Sex：一個人基於其外生殖器解剖學上的雌雄而決定的生物學狀態；性交。（第72頁，第627頁）。

Sexuality：最起碼要包括四個主要方面：

基於外生殖器解剖學上的雌與雄；

作為男與女的性別自認；

所採取的與解剖學上的雌雄差異如男女的性別差異相適合的角色和行為；

被吸引的和所愛慕的性別。

人的Sexuality是一個生物—心理—社會—文化現象。（第4頁，第637頁）。

Robert T. Francoeur是國際著名的性學書籍編纂大師⁵。該教科書第一版出版於1982年，是在西方第二次性革命之後成書的，反映了1960年代以來的重大變革。在第一版出版後，便被著名的SIECUS（美國性

³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sexuality>

⁴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sexuality&searchmode=none>

⁵ 阮芳賦，〈當代性學書籍著作與編著大師羅伯特·法蘭柯博士〉，《華人性研究》，第2期，頁7-9。香港：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香港：2008。

信息和性教育理事會)評為最優秀的前三本之一。第二版又邀請了70位專家分別審閱其專長的章節,其中包括著名的性別學創始人莫尼(John Money)教授和著名的妓女研究、變性者研究和性別研究專家布洛(Vern Bullough)教授,我也被邀請審閱其關於中國性文化的章節。應該認為該書是有極其充分的學術權威性的。而且,Robert T. Francoeur也是最大的性學詞典以及最大的國際性學百科全書的編纂者,1991年,他所編著的*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and Atlas of Sexology*(《性學分類專業詞典與圖譜》)由Greenwood出版社在紐約出版。1995年,該書的增訂新版,改名為*The Complete Dictionary of Sexology*(792頁《性學大辭典》),由跨國出版公司Continuum在紐約出版。該書是最全的單卷本性學詞典,有6000多個性學和與性相關的詞條,頗為簡明而解析詳盡。其中對Sexuality的解析是:

個人的(The personal)作為male(雄性,男性)或female(雌性,女性)的狀態的體驗和表現(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這個詞(Sexuality)經常被界定於求愛(courtship)、配對(pairbonding)、生殖器的功能和生殖,因而這個詞(Sexuality)包括一個人的反應於並感受到(reflect and are affected)的作為一個male(雄性,男性)或female(雌性,女性)的人格和行為(personality and behavior)的所有方面。(第601頁)

翻譯只能根據原文的原始界定,而不是翻譯者對該詞的解析。「Sexuality」一詞,從它的一開始,就不是只局限於性的生理學方面或社會學方面。在現代的標準用法中,也是真正的性學和性學界學者的唯一而共同的正確用法,Sexuality是一個生物—心理—社會—文化現象,包括了性的生物生理醫學方面,性的心理學方面,和性的社會—文化方面,是已經把「性」連結到人的個性、人格、身份認同上面,既不只是單純的指性的行為,也不只是單純的指性的社會意涵。因此,把

「Sexuality」翻譯成只是性的某一個方面，都是不符合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

四、Gender最初原來是如何被定義的

研究者的新概念新意圖，最好的或者唯一的方法是創造新詞，而不是改變一個基本詞語原有的界定。舉一個有重要意義的例子。當莫尼 (John Money) 教授感到原有的「Sex」一詞，不能很好的表達性在心理和社會方面的差別及其自我認同時，他就創用了一個新的概念gender（「性別」）。雖然Gender這個詞是英語早在1300年從古法語中借來的，用來翻譯古希臘亞理士多德的文法學術語genos，所以gender只是一個表示名詞的性（陽性，陰性，中性等）的區別的文法學專有名詞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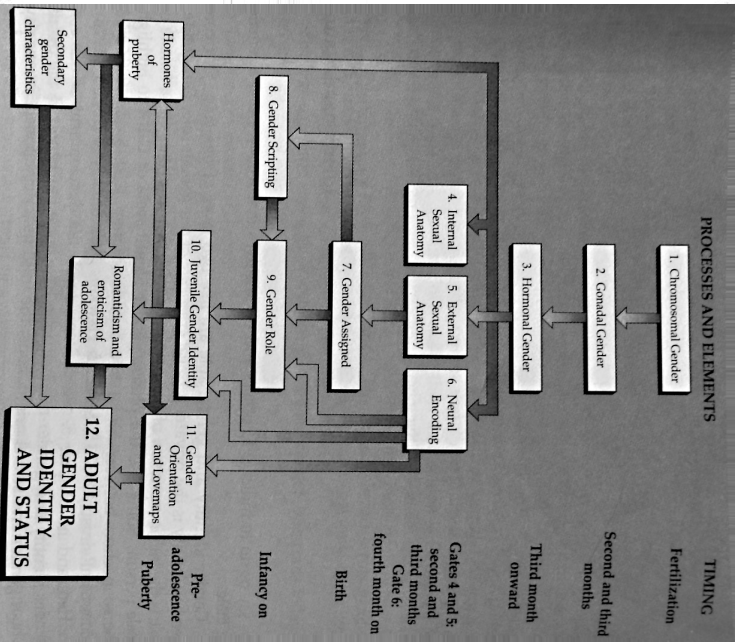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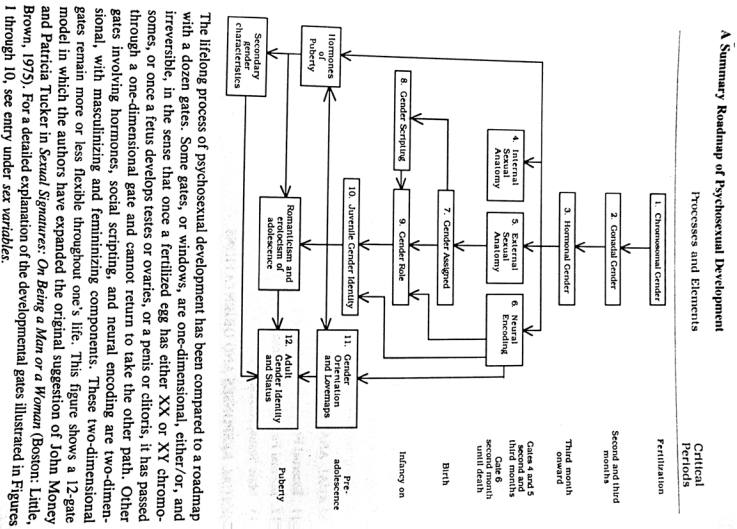
著名變性者研究和性別研究家性學史家布洛 (Vern Bullough)⁷教授寫道：

在英語中，gender是一個古老的術語，但只在語言學中用來標明一個名詞是陽性，陰性或中性，它並不用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或性學的語言中。直到莫尼教授在1955年，採用這個術語作為一個新概念，用來描述女性和女人以及男性和男人，以別於它原來僅指性的生物差別（雄性或雌性）。莫尼隨後研究了兩性畸形（陰陽人），並認為現存的有關論述性別的術語，不足以用來描述他在他的案例身上所觀察到的現象。他有時必須使用這樣一種判斷：「約翰（普通的男人名，在此僅僅表示某個人而已）是一個男性性角色，但他的性器官不是男性的，他的遺傳學的特性是女性的。」在莫尼和Anke Ehrhard (1972) 合寫的開拓性著作⁸中，

⁶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gender&searchmode=none>

⁷ 阮芳賦：〈當代世界性學大師布洛博士〉，2004。(<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410&postID=2879>)

⁸ Money, J. and Ehrhardt, A.A. (1972), *Man & Woman, Boy and Gir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e lifelong process of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ompared to a roadmap with a dozen gates. Some gates, or windows, are one-dimensional, either/or, and irreversible. In the sense that once a fertilized egg has either XX or XY chromosomes, or once a fetus develops testes or ovaries, or a penis or clitoris, it has passed through a one-dimensional gate and cannot return to take the other path. Other gates involving hormones, social scripting, and neural encoding are two-dimensional, with masculinizing and feminizing components. These two-dimensional gates remain more or less flexible throughout one's life. This figure shows a 12-gate model in which the authors have expanded the original suggestion of John Money and Patricia Tucker in *Sexual Stigmata: On Being a Man or a Woma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For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gates illustrated in Figures 1 through 10, see entry under *sex variables*.

圖一、Robert T. Francoeur引「用莫尼對「性別」(gender)一詞的劃分

他提出：在使用sex（「性」）這個詞時，應該加上限定詞加以具體描述，如「遺傳上的性」、「激素上的性」，或「外生殖器上的性」，而gender（性別）這個術語則包括的範圍更廣，它不僅包含了與男性和女性的身體與行為方面，並且還表明，一個人如何在個人的和社會的行為舉止方面表達自己，以及人們又是怎樣看待他們的。」⁹

也就是說，莫尼在1955年提出了一個新概念gender（性別）來表達他的新想法。莫尼的gender（性別）概念，和已經存在的文法學中的名詞性屬gender，是無關的「同形同音異義」新詞。這個新詞用來為他的新假說「嬰兒出生時性心理中性和性別後天決定論」張目。爾後，在1963年以來，女性主義者大量在著作中傳播在人類性別中，社會因素的貢獻和生物學因素同樣重要¹⁰。（這是引自「網上語源學詞典」的說法，因為也許有人不同意，而要說：「性別是社會決定的」，不喜歡「生物學因素同樣重要」這部份。其實，正確的說法只能是：「『社會性別』是社會決定的」）。

許多人也許不知道，正是作為美國最著名的醫學院（John Hopkins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的醫學心理學教授，20世紀最傑出的性學家的莫尼博士，是「性別社會建構論」的「始作俑者」。不過，莫尼教授卻很明智地，沒有把現成的sexuality一詞篡改為表示「社會性別」，來與sex一詞表示「生物性別」相對立，而是採用了一個在語言學上可以說是新的詞gender，來表達他的「性別社會決定論」。而且他也從來沒有把「gender」一詞說成是「社會性別」。他對「性別」（gender）一詞的劃分，比一般學者還要細得多，圖一的圖和表（本書024頁），引自上面

⁹ Vern L. Bullough: "A matter of gender: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2nd Asian Congress of Sexuality Education, 21-23 August, 2004, Kaohsiung, Taiwan.

¹⁰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search=gender&searchmode=none>

提到的Robert T. Francoeur教授的兩本書¹¹，請看：其中有「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gender)，「性腺性別」(gonadal gender)，「激素性別」(hormonal gender)等等提法，一般學者只是用一個「生物性別」來統稱之。這兩個圖表，其實也是Robert T. Francoeur教授引自莫尼教授教授的著作，因為莫尼教授作為「性別學」的創始人，才能對於「性別」(gender)有如此詳盡而權威的述說¹²。

很遺憾的是，莫尼教授的「新假說」後來被確証是錯誤的。著名性學家吳敏倫教授在他的方法論新作「性的統合分析」中，對此作了簡明的描述：

2006年7月，我的一位富有影響力的導師——約翰·威廉·曼尼(John William Money，本文中譯為莫尼)去世，享年85歲。他在心理學、精神病學、性學等領域給後世留下了眾多富有價值且重要的貢獻，然而，他同時也留下了一個重大的悲劇性失敗，而且至死也不願意承認或接受這個失敗：這就是雷梅案例(Reimer case)——即人稱「約翰／瓊」案例(「John/Joan」case)。簡而言之，該案例事關一名叫雷梅的男嬰。該男嬰於1966年接受嬰兒包皮環切術(割禮)，但因手術失敗以致陰莖受損。曼尼因此為雷梅安排了變性手術，將他變性為女性。術後，曼尼進行了為期數年的跟蹤評估，並於70年代發表報告稱雷梅過著正常的女性生活；據此，該變性手術是成功的。在隨後的數十年中，該案例啟發產生了大量成果豐碩的研究工作，也相繼產生了與之一脈相承的臨床手段，甚至還孕育了建基於此理論的女性主義新浪潮。

¹¹ Robert T. Francoeur: *Becoming a Sexual Person*, 紐約MacMillan出版公司, 1991年, 第二版, P.74; Robert T. Francoeur: *The Complete Dictionary of Sexology*, 紐約Continuum, 1995, p.748.

¹² John Money & P. Tucker: *Sexual Signatures: On being a Man or a Wome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p.73; John Money in *Masculinity/Femininity: Basic Perspectives*, J.M. Reinisch, et al,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5.

然而，1997年，米爾頓·戴爾蒙德和西格蒙森（Milton Diamond and Sigmundson）在《兒科及青少年醫學檔案》（*the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發表了《出生時的變性手術：長期綜述及臨床意義》一文說，上述的變性手術實際上已經失敗了；雷梅從未認同自己為女性，也未表現出典型的女性行為。14歲時，雷梅已經拒絕再與曼尼見面。並威脅說，如果被迫與他見面，他就要自殺。此後雷梅開始以男性身份生活。15歲時，他轉向另一支醫療團隊，要求進行乳房切除術、睪丸激素療法和陰莖再造。後來，他與一位帶婚生子女的單親媽媽結婚，並以男性身份生活直到2004年自殺身亡為止，得年38。



David Reimer (1965–2004).

圖二、雷梅案例 (Reimer case) 的雷梅

「約翰／瓊」案例雖然已經證明是一種虛假的報告和錯誤的結論，但是由此而提出的「理論」卻還是在一些領域中繼續傳播。

2006年6-7月間，半個月之內，世界失去了兩位著作最為豐碩的偉大的性學家，兩位最傑出的性別研究專家，個人痛失兩位在美國給過我最大支持的好友：莫尼（July 8, 1921-July 7, 2006）和布洛（July 24, 1928-June 21, 2006）。今日（2009-11-29），筆者寫到這裡，在GOOGLE上查

John Money，竟然立刻出現了16億2千萬項，可見其影響之大！這裡我只談對性別（gender）的研究。莫尼，固然是「性別」（gender）和「性別學」（Genderology）的創用者，布洛也是性別和跨性別研究的名家，有關跨性別研究的著作甚豐¹³。布洛教授也曾經獲得跨性別族群授予的Troy獎章；發起和主持過首屆國際妓女和妓權活動家大會，首屆變性者國際大會，等等。2004年，我陪同布洛教授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旅遊一個月，我曾和他討論關於莫尼教授的性別觀點。布洛教授說，他並不同意莫尼教授的說法。然而，作為朋友，他對莫尼教授的工作是十分支持的。在布洛教授主編的「性學叢書」中，其中就包括出版了莫尼教授的9本著作¹⁴。布洛教授也說，他很了解莫尼教授的性格，認為莫尼教授至死也不會承認他有錯誤的。不幸，果然如布洛教授所言中。莫尼教授生前並未認錯。然而，錯誤並不會因為不承認而變為正確，即便死亡也無法消去錯誤及其影響。在後來性學界的主要刊物發表的追念專文中，寫給布洛教授的，通篇是讚美；寫給莫尼教授的，則不得不有很大的篇幅為他的錯誤表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果莫尼教授能在生前能檢討其失誤，他身後紀念文章的起草人，也就不

¹³ Vern L. Bullough. *The Subordinate Sex with a final chapter by Bonnie Bullough*.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Later published in Penguin edition with both Vern and Bonnie Bullough as co-authors) (New York: Penguin, 1974). Selected chapters were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Vern L. Bullough, Brenda Shelton, and Sarah Slavin. *The Subordinated Sex*.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8.
Vern L. Bullough and Bonnie Bullough. *Cross Dressing, Sex and Gend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3.
Bonnie Bullough and Vern L. Bullough. *Gender Blending: Transgender Issues in Today's World*. Buffalo, NY: Prometheus, 1997.

¹⁴ John Money, *The Adam Principle*
John Money, *Destroying Angel*
John Krivacska and John Money, *The Handbook of Forensic Sexology*
John Money, *The Kaspar Hasuer Syndrome*
John Money, *Lovemaps*
John Money, *Sin, Science and the Sex Police*
John Money, *Venus Penuses: Sexology, Sexosophy, and Exigency Theory*
John Money, *Armed Robbery Orgasm*
John Money and Margaret Lamacz. *Vandalized Love Maps*

會為難與尷尬了。一個已經認識了的錯誤，自然就不必在死後還不得不被提起了！

五、一個譯語要力求「信達雅」，首先要「信守原文」；其次，譯語必須明晰力求避免使用歧義詞和暗中偷換詞義；也要充分考慮這個譯語後來要應用於構詞和複合詞中的適用性

「譯而無信」是翻譯的的大敵。我有過一次「目瞪口呆」的體會：2004年我陪同布洛教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布洛教授的講題是「A matter of gender: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然而口譯者（是英語系比較文學的教授，英語自然是很好的）竟然從題目的gender到文中的所有gender，一無例外的統通譯成「社會性別」。最後我實在氣不過，就起來說：明明布洛教授講的是性別，不是講「社會性別」。你們憑什麼全都加上「社會」二字，翻成了「社會性別」？！這位口譯者倒是很誠實的答道：「在我們的理解中，性別，gender，就是社會性別。」真是隔行如隔山！在他的那行中，是無有「生物性別」和「心理性別」的！然而，你是在翻譯呀，不是你在講你的社會性別課呀，字典上gender總是「性別」吧，能夠這樣「譯而無信」嗎？！

不過比較起來，大陸這位同仁，還是比較坦白。在台灣，可是碰到另外一番景象：口口聲聲在講「性別」，「性別是社會建構的！」，然而實際上他們口裡講的「性別」根本就不是發出聲來的「性別」二字，而是心中的應該有4個字的「社會性別」！（這就是反邏輯的「使用歧義詞和暗中偷換詞義」）。因為他們不論舉出多少例子，來證明「性別是社會建構的！」，都是舉的「社會性別」的例子，而不是「生物性別」的例子。無論他們有多麼大的膽子，去對抗世界科學和人類共識，也不至於敢說「輸卵管壺腹」中的「受精卵」中，那個決定是正常男性或正常女性的性染色體組合xy或xx，是「社會建構」出來的吧！（總不能說：「當然是社會建構的，難道結婚，或者說兩個人性交，不是社會建構出的嗎！」）

天哪！中國大陸有多少的人命死於，有多少的錢財虧於，有多少的社會衝突起於，父母（更不用說社會）建構不出一個 xx（男性受精卵）呀！奈何！奈何！



Figure 4.1 Human chromosomes Men and women have the same autosomes (chromosome pairs 1–22) but different sex chromosomes: women have two Xs, men have one X and one Y (as shown here at lower right).

圖三、人類的染色體（注意右下的「性染色體 X 和 Y」）

許許多多的「Sexuality」的漢語譯語之不能採用，主要當然是因為如果不直接譯為「性」字的話，不管你往「性」字的前面或後面加

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其他字，都會把sexuality的詞義縮小，而不能包括sexuality的所有層面的所有詞義；而且也因為無論在「性」字前面或後面加了字，都使得這個譯法難以再構詞。例如，譯sexuality為「性欲特質」，就很難把美國所有的大學都開的一門課「Human Sexuality」譯成「人類性欲特質」或「人性欲特質」。但是卻很容易譯為通俗易懂的：人類性學。

六、在西方也許也存在對sexuality, sex, 和gender的誤用和混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基於這種誤用和混淆來翻譯sexuality的本意，更不能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離開原意

不容諱言，在「英語世界」中，不同的專業，不同的人，也並不都對Sexuality和Sex有同樣的標準的理解，甚至，也有一些是有意或無意的誤用或混淆。有一個或許是故意的惡意抹煞Sexuality和Sex的差別與聯繫的例子：

Haig (2004) 在《性行為文獻》發表的論文「『性別 (gender)』不可阻擋的升起和『性 (sex)』的降落：1945到2001年學術論文題目用字中的社會變遷」¹⁵，通過The ISI Web of Science 的資料系統專門研究了近56年來，在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SSCI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收列的約30,000,000篇論文題目中，gender和sex兩個詞的出現頻率的變遷。他說：在社會科學、藝術和人文科學中，現在gender的使用已經超過sex，在自然科學中，對比之下，現在每2個sex亦有多於1個的gender相對。所以，Haig的結論就如他論文的題目所說：性別 (gender) 不可阻擋的升起和性 (sex) 的降落。

Gender用語的大量增加，是完全可以想見的，也是科學發展中

¹⁵ Haig, David (2004), "The Inexorable rise of gender and the decline of sex: Social change in academic titles," 1945-2001,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3 (2): 87-96.

的新的適當的良好的傾向。然而Haig的文章，由現在學術刊物題目中「Gender」（性別）已經超過「Sex」一詞，得出「性別研究」已經超過「性研究」的結論，只是一種詭辯。因為，他只統計了題目上有Sex一詞的文章，並沒有統計有Sexuality一詞的文章，因為，隨著Sex向Sexuality的轉變，現在的「性研究」是Studies of sexuality，已經不只是Studies of sex了，假如只從題目上統計「性研究」，就必須統計有Sex和Sexuality字樣的文章，而不能只統計有Sex的。也就是說，他用老的規範（以Sex代表性研究）的「形式正確」來判斷新現狀（應該用Sex和Sexuality代表性研究），得出的自然就是「內容錯誤」的結論，使讀者不小心就會上當。這不是一個正經的學者所該做的。當然，如果以後真的證明「性研究下降」已經被「性別研究」超過了，也不是不好的事，而是一種現代社會的新特點。但是，這種結論是不可以用對比sex和 gender來達成，而必須用對比gender和sexuality加上sex才可以。因為現在許多的或主流的性領域（包括性教育）的研究，都不再用sex這個詞來表達，而用sexuality來表達，現在用sex education已經不如用sexuality education的多了。Haig只研究對比了gender和sex，而不是對比gender和「sexuality加上sex」，就大大限制了他的研究的價值，也容易誤導讀者。更加上由於美國政府的反性研究傾向很嚴重，有的實際上的性研究，在題目上不得不故意不但不用sex，連sexuality也不用，而用「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婚姻品質」等等「無性」標題，就更使「題目字」的研究設計變得難以得到正確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Haig的論文中，綜述對於gender概念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像D.E.Fletcher [1991]，C.B. Goodhart [1992]，D.H.Smyth [1968]等在JAMA，Nature，BMJ等很有影響的科學雜誌中主張，gender只應退回到只表示文法性別的老用法中去；或者也有一些學者認為，gender只可用來表達社會學上的差別，不可用來表示生物學上的差別

[J.T. Fishman et al, 1999; J.S.Kim & A.N.Nafziger, 2000; R.R.J.Lewine, 1994; G.A.Pearson, 1996; P.L.Walker & D.C.Cook, 1998; D.R.Wilson, 2000]。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張gender應該變成為sex的同義語，也就是說過去用sex表示的內容，完全可以用gender來取代。這些說法，或者完全否定詞語的變遷和發展，完全取消gender一詞，或者否定不同用語（gender, sex, sexuality）的內在差別，都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這些現象的出現，因素之一是現在還缺乏對於Sexuality的統一而公認的定義。並不是沒有這樣的適切定義，只是得到普遍的認知，還需要一個過程。而這又構成Sexuality漢譯困難的一方面的原因。

七、也許要把sexuality看成一個多義詞，在不同的語境中可有不同的譯法，但這不改變要有一個基本的通用的主要譯法。事實上sexuality是一個複合的或綜合的「類詞」般的「多層次概念系統」，而不是一個單層次單詞義的簡單用語。不同的人，不同研究者，不同的學科，可能只是使用它多層次中的一個層次，但不能把這個詞的基本譯法改變，不能把它「單層次化」，只能在基本譯法上附加層次譯語。

裏夫（Harold I. Lief）醫學博士，美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婚姻與性治療專家、性學家。曾榮獲「美國性的科學研究學會」傑出成就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職教授多年，編著有《國際性學研究》（1984），《性學：性生物學、性行為和性治療》（1982），《醫學領域中的性教育》（1976），《醫學實踐中的性問題》（1981）等書。他的一個驚人的重大成就是：經由他的努力，美國所有的醫學院都同意開設性學課程！

1971年，他為世界著名的大型醫學教科書《西氏內科學》（第13版）撰寫了「性的醫學方面」一章，其中對「性系統」（sexual system）概念的解說，綜合性很強，描述了有關「性」（sexuality）的各種成份和層次：

1. 生物學上的性：性染色體、性激素及其它生殖激素、第一性徵

- (性器官) 和第二性徵 (副性徵)；
2. 性認同 (又稱「性自認」、「性別同一性」)：自認自己為「男性」或「女性」的感覺；
 3. 性別認同：自認自己為「男人」或「女人」的感覺；
 4. 性角色行為：
 - a. 性行為：為了滿足性欲，最終達到性高潮的行為，是肉體的性滿足；
 - b. 性別行為：像一個「男人」或「女人」的那些社會角色行為。

實際上是把人的「性」(sexuality) 看成是生物學上的性、心理學上的性別、社會學上的性角色，三者相互聯繫的層次系統。

概括來說，生物學上的性是基礎，心理學上的性別是中間層次，社會學上的性角色是更高層次。通常是較高層次包含著較低層次，例如一個社會學上的「母親」角色，乃是女人的一種社會角色，她總是要有「女性」的內在感覺和「女人」的心理特徵，並且也總具有女性生殖器官、第二性徵和女性性行為。

通常，這三者是一致的，一個具有外陰、陰道、子宮、卵巢等內外女性生殖器官和性腺的個體，通常總是自認為是一個女性，一個女人，承擔著女兒、妻子、母親等女性角色。但，又並不總是這樣。一個「女性異性癖」者，有著女性的一切生物學特徵，從性染色體到外陰，全都是正常女性，卻自認為在內在本質上是徹頭徹尾的男人，以男人的社會角色活動，甚至要求作變性手術，成為有人工陰莖的男人；而「男性異性癖」者卻要求醫師將其陰莖切掉，作上人工外陰和陰道，以女人的社會角色活動。

正是從這些「性別認同障礙」者的身上，人們清楚地看到，人的性與性別，不純粹是一個生物學問題，也是一個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問題。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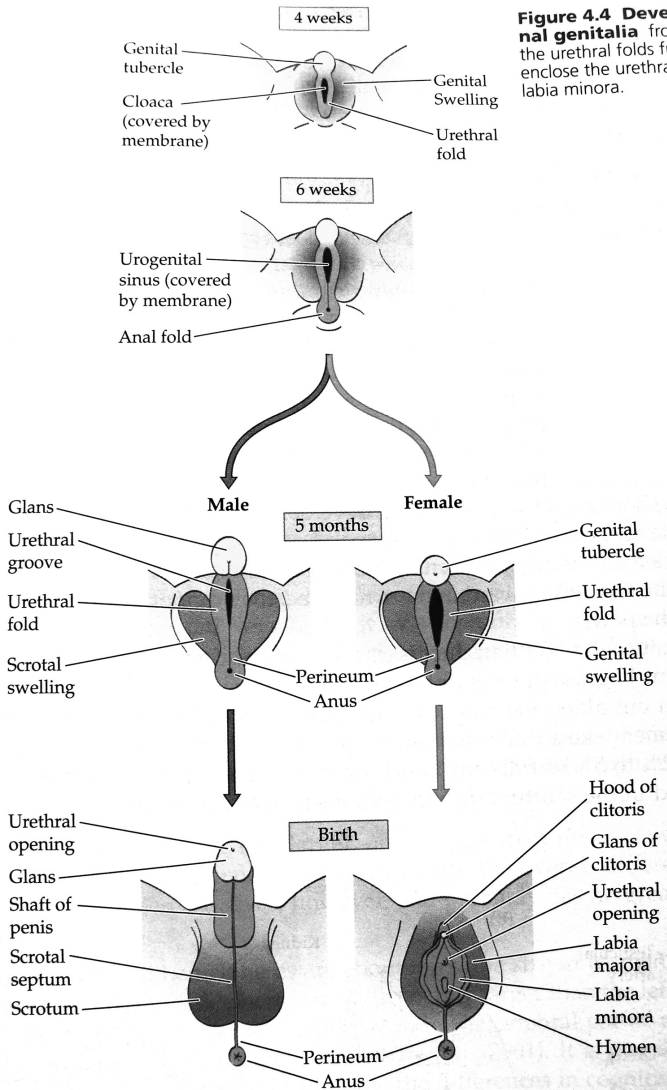


Figure 4.4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genitalia from common primordium. In males, the urethral folds fuse at the midline to form the penile urethra. In females, the urethral folds fuse at the midline to form the labia minora.

圖四、男女生殖器官圖解

某些人來說，心理、社會因素比起生物因素來，更占決定性的作用。裏夫的性系統概念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人類對性、性別和性角色認識的革新和進展。

從生物學上來說，開始男與女是看不出差別的，到一定的時期，由於X性染色體的存在和睪丸酮的作用，就出現了生物性別的差異，出生時，差別就很明顯。這種性別的生物學建構，與社會是無關的。有一些生來的性別畸形，也是生物學因素決定的，與社會建構無關。

簡單說來，性（Sexuality）的三個層次是可以用不同的漢字明白的區分表示的：

生物性別	Sex	雌性	雄性	陰戶	陽具	生物決定
心理性別	Gender	女性	男性	女人味	男人味	生物與社會 決定各半
社會性別	Gende role	女人	男人	女性角色	男性角色	社會決定

其實，研究不同層次的學科與學者，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做各的，不存在誰對誰錯，事實上在研究目標和方法上是很不相同的。

只要互不進入他人領域，是不會有衝突的，是都為社會所需要和尊重的。

因此，在不同領域的學者，對於Sexuality的理解，特別是著重點，不但可以不同，而且必須有所不同。當然，從整體上來說，Sexuality一詞從它的開始和標準界定，就是包含了生物—心理—社會（文化）三大層次的。這也就決定了，只有用「性」一個字翻譯它，才能包攬無遺。這不等於說，研究Sexuality的人，要生物—心理—社會（文化）面面俱到，樣樣精通。恰恰相反，需要的是各有所專，各具所長的。

八、現代漢語「性」字的Sexuality化，促進華人性觀念的革命性變化

甯應斌教授曾經深刻指出：以「性」來譯sexuality，等於是在「教

導」中文讀者一個新的性觀念，讓西方的性觀念更滲入中文文化，這是有些政治意涵的。我相信，這種新的性觀念的普及與接受，是可以達到的。正像在漢語中本來的性字，也不表示SEX一樣。日本人首創把英文的SEX譯成漢字「性」，現在已經很被接受了。按照中國的古漢語，「性學」應該叫成「色學」，反倒不易理解，以為是「顏色學」了。

不但漢代的《說文解字》中「性」沒有Sex之義，就連後來的字書《康熙字典》（1916）和《中華大字典》（1915），列有八種意義於「性」字條下，但都沒有Sex的意思在內。

然而，在日本1921年出版的《言泉》之中，漢字「性」之下列有五種意義，其中的第四種便說：譯英文的Sex一詞，表示男人和女人差異。由此可見，大約是在20世紀初（或更早些），日本人最先用漢字的「性」字來英文的「Sex」，從而開始了現代漢語的Sex（性）概念。著名的十三大卷的《大漢和詞典》（1958）對此作了更明晰的解說。在該詞典中漢字的「性」字，字義分成兩大部份，第一部份乃是來自中國古漢語的傳統詞義，共列八條，與中國辭書所見無異；第二部份則明確的指出是日本特殊的意義，共列兩種，其中第二種是「譯英文的Sex，表示男人與女人的差異」，和《言泉》中所說的一致。

實際上現代漢語之中沿用日本人創譯的字詞很是不少，舉常見的來說，社會學（Sociology）、哲學（Philosophy）都是日本人的漢譯，被中國人採用，成了現代中國漢語中的常用詞，這些詞本來的中文譯法「群學」、「形而上學」反而廢棄不用，或者另作他用了。

我想華人社會中「性觀念」的現代化和革命化，就要使sexuality 的概念及其漢譯「性」，所包含的多層次多方面的含義被廣泛的認識到，並為這些內容的社會化和實際化而努力。「性」字所包括的，應該有龔應斌教授所指出的：性生理、性行為、性解剖、性的物理化學，性言說、性呈現、性符碼、性歷史、性文學、性意識、性認同、性慾望、性象徵、

性制度、性規範、性法律、性經濟、性勞動、性關係、性意義、性語言、性存在、性文化、性研究、性知識生產、性的個人特質、性政治；以及還要加進去的：性權（益），性健康，性治療，性諮商，性教育，性藝術，性工具，性產品，性藥物，性犯罪防治，性傳播疾病防治，等等許許多多「性項目」。假如這些項目，都能夠得到普及和實現的話，就會是華人社會性福的大增長！

九、Sexuality漢譯中「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

1. Sex和Sexuality詞形不一樣

雖然只是一種「辭法」手段，但是直觀上Sex和Sexuality詞形是不一樣的。因此，會直接提示人們：Sex和Sexuality的意思是不一樣的。在翻譯成漢語時，也要考慮到這一點：使Sex的漢譯和Sexuality的漢譯，也變得詞形不一樣。

2. 漢譯的第一要求是準確傳達Sexuality的全部意義

Sexuality的詞義簡單說是把Sex無所不包的所有意義都包含在內。所以真正的改變是Sex將失去很多意義，只保留一部份直接和性行為相關的意義。因此，用「性」字譯Sexuality，不會損失什麼。而用「性交」等具體譯法去譯Sex，也不會給Sex增加不該加的東西。所以，用「性」字作為Sexuality的基本漢譯是合適的。

3. 建立一些譯法上的「特殊」形式

為了能把過去譯Sex的「性」和現在譯Sexuality的性，詞形完全一樣的問題，可以在漢譯中發展出不同的「特殊」表達。也就是說，Sexuality可以有幾個不同的譯法。這些譯法由一個「一般」部份，即「性」字，加上一個「特殊」的部份。以下是一些可能可取的「特殊譯法」

特殊譯法1：基本譯法（加原文）

性 (Sexuality)

特殊譯法2：域詞+基本譯法（性），例如：

社會—性 (Sexuality)

（如果用「社會性」，不妥，因為有歧義：「社會性」=性的社會性=「社會—性」

人的社會性：

1. 人的社會本質（性）

The social nature of human being

2. 人的「性的社會學方面」)

所以建議用「社會—性」

特殊譯法3：基本譯法（性）+「特殊語境詞」，例如：

「性存在」

「性實存」

「性狀況」

「性特質」

「性欲性」

在以上不同的的譯法中，首字是基本譯詞「性」，後兩個字是「語境詞」，代表「前後文」、「本文」的「特殊色彩」、「特殊場景」的語境需要。

4. 統一Sexuality漢譯的必要性和社會意義

「名正言順」，這不但大大地有利於學術的交流，也可以消除和防止一些莫須有的門戶之見和學界的分歧與分裂。例如，在台灣存在的「性學」、「性別研究」、「性學所」、「性別所」、「性教育」、「性別教育」等等之間的分歧與對立，我以為很大程度上就因為誤以為性學只研究「性」(sex)，「性交」之類的事，或者誤以為「性別」的生物基礎是

不存在的。假如對Sexuality其實，有唯一正確的全面認識，這些問題都是偽問題，是莫須有的。在Sexuality概念的唯一正確的全面認識下，大家都是同一大領域的各有專業分工的戰友。

5. 使用「特殊」譯法的一些技術性規則

- ①只使用基本譯法「性」一個字，在表達上有所不足；
- ②使用「特殊譯法」不會有害於該文的理解
例如，所討論的本文，全都是性（sexuality）的社會方面，完全不涉及性（sexuality）的生物醫學方面，就可以用「社會—性」的譯法。
- ③使用「特殊譯法」有特別的好的社會效果
- ④不能也不必普遍使用「特殊譯法」，盡可能只用基本譯法「性」，或者「特殊譯法」的「『性』（Sexuality）」

6. 關於造新字來翻譯Sexuality的問題

潘綏銘教授近日建議造一個新字來翻譯Sexuality：性

他說：「它既保留了『性』字的基本形象，又突出了「人」這個主體與主題，還筆劃簡單，不亦樂乎？讀音嘛，當然還是xing（四聲）」。

確實造得很好，這個字是「人生」兩字的合體。很有意思的是早在1927年出的一本題為《性而已》（T.M.著，北新書局出版，北京，上海）的書中，有一句很有特色的話：

「人生是什麼？簡單地說一句，性而已。」

潘教授富有學識和幽默的好腦子，把T.M.的豪語「字」化出來了。字是好字，但是要不要推開來，還值得仔細思量。

從英文來說，Sexuality 的意思可以直接從Sex轉移過來。但是性字，並不會直接導出「性」的的意義。而把「性」字的意義繼承下來並擴大出去，遠遠比從零出發——新增附上那麼多的「性義」，要迅速而有

效得多。事實上，即便採用，也必定在很長時間要和「性」字的使用長期並存。在這個過程中，「性」譯法已經被很好地接受了，那個新字的創造就無必要和特別的意義了。而且，一個新字的代價也許會太大，包括電腦輸入軟件的更替，等等。當然，新字和新詞的出現，是時有發生的。但是，像「性」這樣存在和使用在100年以上的詞的被代替，和漸漸並自然出現的、使用範圍有限的真正的新字（不是「被新造」），在代價上和必要性上，是差別很大的。

如果一定要去使用這個新字，那麼，開始還是要使用並用的方式，例如：性（性，sexuality），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無論是否使用這個新字，都不要忘記，推動對sexuality的基本「性」譯法，並不斷加強人們對「性（sexuality）」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最為迫切的現實需要。而且，引入這個新字，事先要好好估量，會不會適得其反「徒添亂」，倒是減弱和減緩對「性（sexuality）」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的「漢文化」「性化」過程。這種情況顯然是我們所並不希望的，要加以防止的。